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2022 年 2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

议程项目 4

需要理事会注意的人权状况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状况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贾韦德·拉赫曼的报告

概要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了对保护人权方面的趋势、关切和进展的意见，特别关注对侵犯人权行为的问责。报告还涉及其他方面，包括判处死刑，任意剥夺生命，任意拘留，限制表达、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适当生活水准权，政府应对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的措施，以及妇女和少数群体的处境。



一. 导言

1.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6/18 号决议提交理事会。报告载有截至 2021 年 12 月 1 日收集到的资料。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概述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些最紧迫的人权问题，并审查了妨碍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问责的主要障碍。随后，他向该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2. 特别报告员谨再次强调，尽管他一再提出请求，但未被获准进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再次请当局允许他根据其任务对该国进行访问。
3. 特别报告员得以与受害者、其家人和民间社会成员接触，并收集资料，特别是通过提交材料和访谈收集资料。¹ 特别报告员强调，他支持民间社会行为体和组织所开展的重要工作，尽管他们受到骚扰和恐吓。他们的工作对特别报告员尽力履行任务不可或缺。
4. 个人和组织因与国际人权机制接触而面临报复的高度风险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人权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因为它表明了当局如何看待国际人权机制和与这些机制接触的个人。特别报告员呼吁该国政府开放空间，供特别报告员与国内行为体和民间社会等接触。

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概览

A. 任意剥夺生命

5.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1 日，至少有 275 人被处决，其中包括至少 2 名儿童犯和 10 名妇女，罪名涉及谋杀、毒品罪、*moharebeh*(使用武器夺取生命或财产或在公众中制造恐惧)、*efsad-e fil-arz*(在地球上传播腐败)、*baghy*(武装叛乱)和强奸。² 其中 80 多人因与毒品有关的指控被处决，包括 1 名妇女和至少 4 名阿富汗国民，而 2020 年这一数字为 25 人，表明因与毒品有关的罪行而被处决的人数有所增加。此外，还观察到处决少数族裔个人的情况有所增加，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 17 日期间，有 40 多名俾路支人和 50 多名库尔德人被处决。对妇女的处决也有增加。死刑案件中，生活贫困的妇女和男子所占比例仍然过高。该国政府重申，死刑判决只针对最严重的罪行。
6. 特别报告员持续收到报告，称当局使用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词作为判处死刑的证据，且仍然缺乏对酷刑指控的调查。如特别报告员提交大会的报告³ 所述，法律框架和司法系统的严重缺陷，加上系统性地违反正当程序和公平审判，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处决案件成为任意剥夺生命事件。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案件是 *Khezr Ghavidel* 一案，他于 2013 年被捕，因携带毒品被判处死刑。2020 年 9 月 10 日，他被处决时，此案正在等待最高法院的裁决。在他被执行死刑差不多一年后，也就是 2021 年 7 月，最高法院推翻了他的死刑判决。⁴

¹ 除非另有说明，本报告中的实质性资料是基于上述提交材料和访谈。

² 伊朗人权组织提交的材料。

³ [A/76/160](#)。

⁴ 见 <https://iranhr.net/en/articles/4793/>。

政府在答复中驳斥了任意剥夺生命的概念和报告中所载的所有违反正当程序的指控。政府强调该国在法律和实践中均保障正当程序和公平审判。

处决儿童犯

7.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以来，至少有两名儿童犯被处决。2021 年 8 月 2 日，Sajad Sanjari 因涉嫌在 15 岁时杀害一名男子而被秘密处决。⁵ Sanjari 先生首次被判处死刑是在 2012 年 1 月。他说，这名男子试图强奸他，于是他采取了自卫行动，法院驳回了这一说法。《刑法》第 91 条规定，在不确定 18 岁以下儿童的心理发育是否完全的情况下，可免除死刑。根据该条，准许对他进行重审。2015 年 11 月，法院再次判处他死刑，认定他在犯罪时已“成熟”，但没有将他转介法律医学组织进行评估，并驳回了一名官方法院顾问关于 Sanjari 先生在犯罪时尚未成熟的意见。⁶ 政府否认秘密处决的指控，称此人的律师“在此一周前和执行同态复仇(qisas)时在场”，并认为与重审中的个人心理发育状况评估相比，初审法院的评估更为准确。⁷

8. Arman Abdolali 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被处决。Abdolali 先生因据称在不满 18 岁时所犯的罪行被判处死刑；判刑之前，他的基本人权多次遭到侵犯，包括使用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词，Abdolali 先生随后在法庭上收回了供词。他提出的酷刑指控没有得到调查。在 2021 年 10 月 13 日起的三周内，对他的处决被安排和推迟六次，尽管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和其他人权机制呼吁停止处决。⁸ 特别报告员感到震惊的是，为准备处决儿童犯而一再将其转移至单独监禁，却在最后一刻推迟处决的做法造成精神煎熬，“相当于酷刑”。

过度使用武力

9. 安全、执法和其他公职人员继续以令人震惊的规模在和平集会、对边境送货人和在拘留场所非法使用武力，且随后没有进行调查或问责。围绕公职人员任意剥夺生命的有罪不罚风气表明，这种非法行为不会有任何后果。

10. 2021 年和平抗议方面最令人震惊的例子之一是，2021 年 7 月中旬在胡齐斯坦省 20 多个城市爆发了一系列抗议活动，随后蔓延到其他地区，包括伊斯法罕、洛雷斯坦、东阿塞拜疆、德黑兰和卡拉吉，被称为“口渴者起义”，当局对这些抗议活动的参与者使用了致命武力。⁹ 证词、照片和录像显示，对抗议者广泛使用了非法武力，其中许多人属于阿拉伯少数群体。安全部队、防暴警察和便衣人员实弹射击，导致至少 8 人死亡，包括两名儿童，另有大量人员受伤。¹⁰ 据

⁵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601>。

⁶ 见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1/08/iran-secret-execution-of-young-man-arrested-at-15-a-cruel-assault-on-child-rights/>。

⁷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File?gId=36583>。

⁸ 见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Pages/NewsDetail.aspx?NewsID=27647>。

⁹ 见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7335> 以及 <https://www.en-hrana.org/wp-content/uploads/2021/11/Uprising-of-the-Thirsty-FINAL-for-upload.pdf>。

¹⁰ 见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1/07/iran-security-forces-use-live-ammunition-and-birdshot-to-crush-khuzestan-protests/>。

报告，一些地方切断了互联网，据称是为了防止信息传播。¹¹ 据一家官方媒体报道，仅在苏桑加德市就有 300 多人被捕。¹² 许多受伤者因为害怕被捕而躲藏起来，没有去医院。报告证实，有 360 多人被捕。¹³ 据报告，至少有 9 名 12 至 18 岁的儿童被捕。一些人在限制性保释条件下获释，但其他人的情况仍不明朗。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没有对苏桑加德事件期间使用武力的情况展开调查。

11. 2021 年 11 月，伊斯法罕发生了几次和平抗议活动，数千名农民和其他人于 11 月 19 日集会，谴责扎扬德鲁德河干涸、河水改道流向邻近省份以及旱灾的影响。¹⁴ 11 月 26 日，大批安全部队暴力袭击抗议地点，放火焚烧农民的帐篷，以防进一步抗议。¹⁵ 他们使用警棍、催泪瓦斯和弹丸枪暴力镇压抗议活动，导致抗议者头部和眼睛受伤，并逮捕了至少 200 人。¹⁶ 警方确认逮捕了至少 67 人。¹⁷ 截至 11 月 29 日，卫生官员证实，两名受伤的抗议者伤势严重。¹⁸ 据报，在开展镇压行动时，互联网被切断。¹⁹

12. 继续对边境送货人使用实弹，导致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1 日期间 200 多人伤亡。²⁰ 其中包括 2021 年 7 月安全部队杀害了一名在边境出售面包的俾路支边境送货人，2021 年 10 月杀害了一名库尔德边境送货人，他在萨尔达什特边境地区被边防官员射杀。2021 年 11 月，反走私官员在萨南达季向一辆民用汽车开火，打死一名手无寸铁的平民。没有对这些或任何其他杀害边境送货人的事件进行调查。在这方面，政府声称，边防警卫在边防管控方面仅针对恐怖主义团体和武装走私者。

拘留期间任意剥夺生命

13. 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拘留期间在不明情况下死亡的大量案件没有得到调查。大德黑兰监狱一周内的死亡事件就很典型：2021 年 9 月，Shahin Naseri 被发现死于监狱。Naseri 先生通过多份书面证词作证，说他目睹了 2018 年 10 月便衣特工对同伴囚犯 Navid Afkari 实施的酷刑。司法当局此前曾威胁要对 Naseri 先

¹¹ 见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7335>；以及 <https://www.article19.org/resources/iran-bullets-detention-and-shutdowns-the-authorities-response-to-protests-in-khuzestan/>。

¹² 见 <https://hamshahrionline.ir/x7gNQ> (波斯文)。

¹³ 见 <https://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31225/> (波斯文)。

¹⁴ 见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commodities/thousands-rally-central-iran-protest-water-shortages-2021-11-19/>。

¹⁵ 见 <https://www.rferl.org/a/iran-water-protests-isfahan/31580547.html>；以及 <https://www.rferl.org/a/isfahan-protest-tents-burned/31578707.html>。

¹⁶ 见 <https://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32638/>。

¹⁷ 见 <https://www.france24.com/en/live-news/20211127-iran-riot-police-deployed-after-67-arrested-in-isfahan>。

¹⁸ 同上。

¹⁹ 见 <https://netblocks.org/reports/internet-disruption-registered-in-iran-amid-water-protests-RyjnQRyg>。

²⁰ 见 <https://kurdistanhumanrights.org/en/july-monthly-report-human-rights-violations-in-iranian-kurdistan/>；以及 <https://kmmk-ge.org/wp-content/uploads/2021/10/2021-Interim-Annual-Report-KMMK-G-.pdf>。

生的证词提出刑事起诉。²¹ 2021 年 9 月 12 日——即 Afkari 先生被处决的周年纪念日——前后，Naseri 先生被转移至单独监禁。²² 10 月，司法机关宣布他的死因是药物中毒，但未提供更多细节。²³ 2021 年 9 月 22 日，另一名被拘留者 Amirhossein Hatami 在被捕几天后死于大德黑兰监狱，据称系因酷刑而死。Hatami 先生死前曾在监狱里打过一个简短的电话，他在电话中说，他遭到狱警的毒打。²⁴

14. 据报，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1 日期间，至少有 11 名库尔德囚犯在狱中死亡，情况不明。其中包括 Rahman Ahmadian, 7 月中旬政府宣布他在乌尔米耶情报部拘留设施中死亡。当局宣布死因是自杀，尽管在他身上发现了瘀伤和殴打的痕迹。²⁵ Yasser Mangouri 于 2021 年 7 月在西阿塞拜疆省被情报部特工逮捕，遭强迫失踪，安全机构表示两个月来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2021 年 9 月，世人得知已签发死亡证明，正式确认他因逮捕期间交火而死。据称他被捕时没有携带武器。下葬前未将他的尸体归还家人。²⁶ 在库尔德斯坦省萨南达季中央监狱，Khosrow Jamalifar 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死亡，据报系因遭到狱警毒打而死。他的尸体被秘密埋葬，没有归还给家人。²⁷ 库尔德斯坦省检察官在一段新闻中否认了 Jamalifar 先生遭到狱警殴打的指控。

15. 特别报告员提醒该国政府，如果政府拘押期间某人在非自然情况下死亡，则假定当局任意剥夺生命。²⁸ 为了推翻这一假定，政府必须通过独立于拘留当局的主管部门进行迅速、公正和有效的调查。²⁹ 当局一贯拒绝调查拘留期间发生的可疑死亡案件，只宣布法律医学组织的尸检结果，但该组织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因为它受司法机关管辖，而司法机关也控制着监狱组织。

监狱条件

16. 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如前几次报告所述，狱警继续实施虐待行为，监狱过度拥挤，且不够卫生。³⁰ Edalat-e Ali 组织的黑客入侵埃温监狱公共囚区闭路电视系统，遭泄露的摄像头视频显示，狱警殴打或以其他方式虐待囚犯，牢房过度拥挤，单独监禁牢房条件不人道。³¹ 2021 年 8 月 24 日，监狱组织负责人道

²¹ 见 <https://www.amnesty.org/en/wp-content/uploads/2021/10/MDE1348682021ENGLISH.pdf>。

²² 见 <https://www.iranhr.net/en/articles/4928/>。

²³ 见 <https://www.isna.ir/news/1400072114658/> (波斯文)。

²⁴ 见 <https://kurdistanhumanrights.org/en/iran-prison-officers-beat-young-man-to-death/>。

²⁵ 见 <https://hengaw.net/en/news/murder-of-a-kurdish-youth-under-torture-by-urmia-intelligence-agents>。

²⁶ 见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1/09/iran-a-decade-of-deaths-in-custody-unpunished-amid-systemic-impunity-for-torture/>。

²⁷ 见 <https://kurdistanhumanrights.org/en/iran-family-of-dead-prisoner-cites-torture-in-prison-as-cause-of-death/>。

²⁸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9 年)，第 29 段。

²⁹ 《关于调查潜在非法死亡的明尼苏达规程》，第 17 段。

³⁰ A/HRC/43/61，第 60-67 段；以及 A/76/160，第 19-22 段。

³¹ 见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1/08/iran-leaked-video-footage-from-evin-prison-offers-rare-glimpse-of-cruelty-against-prisoners/>。

歉，并承诺调查虐待行为，防止进一步的侵权行为。³² 政府指出，在视频公布前几个月就对相关侵权行为进行了调查。根据前囚犯的证词，这些爆料只是该国监狱条件现实情况的冰山一角。特别报告员还收到报告称，情报部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控制下的秘密拘留中心条件恶劣。因国家安全指控被任意逮捕的人长期关押在这些设施中。自 2020 年 4 月被捕以来，Ali Younesi 和 Amirhossein Moradi 这两名学生一直被任意拘留在情报部控制的埃温监狱第 209 区。³³ 这些拘留中心的秘密性质，加上没有独立机构的监督，增加了发生严重侵权行为的风险。据报，在乌尔米耶、萨南达季和克尔曼沙阿的情报部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秘密拘留中心对被拘留的库尔德政治活动分子广泛使用各种酷刑和虐待方法，令人深为关切。³⁴

17. 除了泄露的视频外，监狱当局公布的文件引起了人们对监狱政策的严重关切。在一封这样的信函中，埃温监狱的一名前官员称，囚犯绝食或发表声明和公开信，即被视为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被控]犯有违规行为的囚犯应被隔离关押，他们的福利[包括私下和公开会晤]应受到限制，我们应调查他们的要求”。³⁵ 剥夺囚犯的基本权利迫使许多人绝食。Khaled Pirzadeh 自 2021 年 8 月 23 日以来一直绝食，抗议拒绝给予他假释，以及没有根据罪行将囚犯分开。³⁶ 他因国家安全指控在监狱服刑，刑期五年。7 月，库尔德政治犯 Ghader Mohammadzadeh 绝食 39 天，抗议当局拒绝他的休假请求，同时当局扣押了他提供的休假保释金。Mohammadzadeh 先生已经在监狱服刑 17 年，从未休假。³⁷ 政治犯 Narollah Lashani 和 Soheila Hejab 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至 10 月 3 日绝食，抗议对政治犯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安全部门对法院裁决的干预。³⁸ 11 月 16 日，Hejab 女士被送往萨南达季监狱。³⁹ 在乌尔米耶监狱，政治犯囚区中的 43 名囚犯于 9 月 22 日拒绝进食，抗议当局不向 12 名重病囚犯提供医疗服务。⁴⁰ 在拉坎监狱服刑的流亡人权维护者 Atena Daemi 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开始绝食，抗议当局经常限制囚犯使用电话的权利。⁴¹ 在恢复通话后，她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终止绝食。然而，她的电话卡被没收，她被剥夺了给家人打电话的权利，直到 2021 年 11 月 24 日。⁴² 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未采取措施保障囚犯的安全，包括保护他们免受其他囚犯的攻击。2021 年 10 月，Shapour Ehsanirad、Pouya Ghobadi、

³² 见 <https://twitter.com/Mmhajmohammadi/status/1430026191042490372> (波斯文)。

³³ 见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mde13/5024/2021/en/>。

³⁴ 见 <https://kurdistanhumanrights.org/en/a-report-by-kurdistan-human-rights-network-on-secret-detention-centres-of-iranian-security-institutions-in-kermanshah-sanandaj-orumiyeh/>。

³⁵ 见 <https://www.rferl.org/a/iran-evin-prison-leaked-documents/31544336.html>。

³⁶ 见 <https://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32233/> (波斯文)。

³⁷ 见 <https://www.iranhr.net/en/articles/4861/>。

³⁸ 见 <https://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31967/>；以及 <https://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31974/> (波斯文)。

³⁹ 见 <https://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32498/> (波斯文)。

⁴⁰ 见 <https://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31826/>。

⁴¹ 见 <https://iranhr.net/en/articles/4856/>。

⁴² 见 <https://www.frontlinedefenders.org/fa/case/woman-human-rights-defender-aten-daemi-denied-access-phone-calls>。

Esmail Gerami、Akbar Bagheri 和 Akbar Shirazi 等政治犯在遭到曾犯下暴力犯罪的囚犯袭击后受重伤。⁴³

18. 当局仍在继续使用长期单独监禁。⁴⁴ 特别报告员重申他对 Vahid 和 Habib Afkari 的情况表示严重关切，他们自 2020 年 9 月以来一直被单独监禁，据报是为了防止他们分享他们的情况以及他们于 2020 年 9 月被处决的弟弟 Navid Afkari 的情况。⁴⁵ 当局不准这对兄弟与家人通话、联络律师或接受医疗服务。特别报告员强调，根据国际人权标准，这种形式的待遇相当于酷刑，并感到遗憾的是，当局在答复关于两兄弟情况的来文中没有谈到这一问题。特别报告员仍然感到关切的是，当局骚扰他们的家人，特别是在他们试图举行追悼会时。持续单独监禁的另一个例子是来自阿拉伯少数群体的 Ali Chebishat，他自 2020 年 7 月因国家安全指控被捕以来一直被情报部门关押在阿瓦士中央监狱。⁴⁶

19. 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有报告称，自 2021 年 9 月以来，多次将良心犯从乌尔米耶中央监狱转移至乌尔米耶伊斯兰革命卫队安全拘留中心。库尔德政治犯 Naye Askari 被从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拘留中心送回乌尔米耶中央监狱。Mohyeddin Ebrahimi、Mohyeddin Tazehvared、Davoud Jabbari、Ebrahim Khalil Sedigh Hamedani 和 Salar Khalil Sedigh Hamedani 等另五名良心犯以及 Farzin Ghaderi、Amir Mohammadi 和 Kamal Khakzad 等三名非政治犯仍被关押在该拘留设施中。有报告称，情报组织接管了以前由情报部控制的特别办公室。⁴⁷

20. 在该国第五波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之后，有人对被判犯有国家安全罪的囚犯表示关切，他们仍然没有资格根据司法机关宣布的标准休假。许多监狱中 COVID-19 检测呈阳性的人没有获得临时释放，也没有向其提供足够的医疗服务。⁴⁸ 据报埃温监狱女囚区感染人数高企，且不准休病假，随后几名女政治犯获准休假，⁴⁹ 此举受人欢迎。遗憾的是，被拘留的人权维护者 Aliyeh Motallebzadeh 的假释请求被拒绝。2021 年 7 月，她公开谈论了监狱条件和 COVID-19 在埃温监狱女囚区的传播情况。⁵⁰ 政府强调了与卫生部共同编写的监狱规程，其中包括对监狱进行 600 多万次查访，使用快速检测，2,000 名囚犯入住专门医院，隔离措施，以及每天两次对监狱进行清洁。

21.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报告称，拘留期间无法获得医疗服务。报告表明，大量人员要么病危，要么长期患有严重疾病，但在监狱中得不到治疗。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当局批准病假，也往往是在病危或非常晚期的阶段。据报告，有几起因得不

⁴³ 见 <https://www.iranhr.net/en/articles/4912/>。

⁴⁴ A/76/160，第 65-66 段。

⁴⁵ 同上，第 66 段；以及 IRN 18/2021，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499>。

⁴⁶ 见 <https://www.iranhr.net/en/articles/4859/>。

⁴⁷ 见 <https://kurdistanhumanrights.org/en/iran-interrogation-of-prisoners-taken-to-irgc-detention-centre-continues/>。

⁴⁸ 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1/07/rising-covid-infections-unhygienic-conditions-raise-fears-of-more-deaths-in-iranian-prisons/>。

⁴⁹ 见 <https://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31013/>(波斯文)。

⁵⁰ 见 <https://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32434/>(波斯文)。

到及时医治而在拘留期间死亡的案件，包括 Nasser Karimi、Hossein Pahendipour⁵¹ 和 Shamseddin Tatari⁵² 的死亡案件。劳工和社会福利记者 Khosrow Sadeghi-Boroujeni 于 2019 年被捕，他因报道贫穷和社会不平等议题而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被判五年有期徒刑，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但当局继续拒绝他接受专家治疗。⁵³ 特别报告员欢迎 Reza Taleshian Jolodarzadeh 于 2021 年 11 月被给予病假，因为体检医生认定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合监禁。自 2021 年 1 月以来，当局一直拒绝向其提供癫痫药物，这导致了严重的眼部并发症。⁵⁴ 特别报告员还欢迎在发布提前释放令之后，民权活动人士 Mohammad Nourizad 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获释。⁵⁵

B. 任意拘留

人权律师和人权维护者的处境

22. 特别报告员仍然感到不安的是，当局继续在不公正审判之后任意拘留人权维护者和人权律师，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且保释条件苛刻，与此同时他们面临“危害国家安全”和使用“鼓动反对政权的宣传”等措辞模糊的罪名。他们仅仅因为行使言论、结社或集会自由权，而在日益不可预测的高压环境下运作。作为一种惩罚形式，许多人权维护者被转移到远离家庭的监狱，即使是在 COVID-19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妇女人权维护者、少数群体权利维护者和为人权维护者家属辩护的律师特别容易受到骚扰、逮捕和拘留。

23. 2021 年 11 月，人权维护者 Narges Mohammadi⁵⁶ 在参加 2019 年 11 月抗议活动受害者的追悼会时，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再次被暴力逮捕。她被告知，2021 年 5 月对她判处的 30 个月监禁和 80 下鞭刑已经生效。⁵⁷ Mohammadi 女士目前被单独关押在埃温监狱。再次被捕之前，Mohammadi 女士因参加其他集会，包括支持胡齐斯坦的抗议活动而被临时拘留。⁵⁸

⁵¹ 见 <https://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30652/>(波斯文)。

⁵² 见 <https://hengaw.net/fa/news/%D8%AA%D8%A7%D8%AE%DB%8C%D8%B1-%D8%AF%D8%B1-%D8%A7%D8%B9%D8%B2%D8%A7%D9%85-%D8%A8%D9%87-%D9%85%D8%B1%D8%A7%DA%A9%D8%B2-%D8%AF%D8%B1%D9%85%D8%A7%D9%86%DB%8C-%D9%85%D9%86%D8%AC%D8%B1-%D8%A8%D9%87-%D9%85%D8%B1%DA%AF-%DB%8C%DA%A9-%D8%B2%D9%86%D8%AF%D8%A7%D9%86%DB%8C-%D8%AF%D8%B1-%D8%B2%D9%86%D8%AF%D8%A7%D9%86-%D8%A7%D8%B1%D9%88%D9%85%DB%8C%D9%87-%D8%B4%D8%AF>(波斯文)。

⁵³ 见 <https://iranhr.net/en/articles/4909/>。

⁵⁴ 见 <https://www.en-hrana.org/journalist-reza-jolodarzadeh-released-from-greater-tehran-prison/>。

⁵⁵ 见 https://www.en-hrana.org/mohammad-nourizad-released-from-evin-prison-ali-nourizad-returned-to-the-greater-tehran-prison-at-end-of-leave/?utm_source=dlvr.it&utm_medium=twitter。

⁵⁶ A/76/160，第 15 段。

⁵⁷ 见 <https://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narges-mohammadi-facing-new-charges-while-detained-solitary-confinement>。

⁵⁸ 见 <https://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31199/>；<https://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31653/>(波斯文)。

24. 对律师的司法骚扰案件包括 Javad Alikordi 一案，他于 2021 年 7 月开始服刑，罪名包括在消息平台上经营新闻频道，鼓动反对国家和侮辱最高领导人。⁵⁹ Farhad Mohammadi 于 2021 年 7 月开始服刑，刑期 10 个月。⁶⁰ 10 月，Nemat Ahmadi 被勒令在 10 天内支付 500 万托曼的罚款，否则将面临 6 个月监禁，罪名是“散布虚假信息，企图引发公众焦虑感”。⁶¹ 此前被判处 15 年监禁的 Amirsalar Davoudi⁶² 于 2021 年 6 月获准休假。2021 年 9 月，Haft Tappeh 公司工会的代理律师 Farzaneh Zilabi 被判处一年监禁和两年旅行禁令，罪名是“煽动反对国家的宣传”。⁶³ 2018 年因要求对拘留期间死亡事件问责而被判处 13 年监禁的 Mohammad Najafi 因呼吁抵制选举而于 2021 年 7 月被传唤到革命法庭，罪名是“煽动反对国家的宣传”。⁶⁴ 尽管他 8 月份心脏病发作，但当局不准他接受治疗。⁶⁵

25. 特别报告员已就人权律师 Payam Derafshan 遭逮捕、拘留、酷刑和虐待向该国政府表示严重关切。正如一份来文⁶⁶ 所详述的那样，Derafshan 先生被强行注射并被转移到精神病院，这是囚犯被强迫接受医治的令人担忧的趋势的另一个例证。⁶⁷ 2021 年 10 月，上诉法院维持对教授兼律师 Reza Eslami 的 7 年监禁判决，并禁止他教书和离境。⁶⁸ Nasrin Sotoudeh 律师于 2021 年 7 月被给予病假。

26. Nosrat Beheshti、Hashem Khastar、Mohammadhossein Sepehri 和 Kamal Jafari Yazdani 因签署一封要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辞职的信而被判长期监禁，目前仍在狱中。

外国国民和双重国籍者

27. 当局任意拘留双重国籍者和外国国民，作为向外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仍然令人深感关切。许多被任意拘留的人有严重的基础病，得不到治疗，或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自 2020 年 11 月以来，Ahmadreza Djalali 一直被长期单独监禁，急

⁵⁹ 见 <https://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31182/>(波斯文)。

⁶⁰ 见 <https://kurdistanhumanrights.org/fa/?p=16340>(波斯文)。

⁶¹ 见 <https://www.isna.ir/news/1400072114919/%D9%87%D8%B4%D8%AF%D8%A7%D8%B1-%D8%AC%D9%84%D8%A8-%D9%86%D8%B9%D9%85%D8%AA-%D8%A7%D8%AD%D9%85%D8%AF%DB%8C-%D8%AF%D8%B1-%D9%BE%D8%B1%D9%88%D9%86%D8%AF%D9%87-%D8%AC%D8%B1%D9%85-%D8%B3%DB%8C%D8%A7%D8%B3%DB%8C-%D9%85%D8%AD%DA%A9%D9%88%D9%85%DB%8C%D8%AA-%D9%BE%D9%86%D8%AC-%D9%85%DB%8C%D9%84%DB%8C%D9%88%D9%86>(波斯文)。

⁶² 见 <https://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29646/>。

⁶³ 见 <https://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whrd-farzaneh-zilabi-sentenced-one-year-prison-and-two-year-travel-ban>。

⁶⁴ 见 <https://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30876/>(波斯文)以及 <https://www.iranhumanrights.org/2019/01/human-rights-lawyer-mohammad-najafi-facing-19-years-behind-bars-in-iran/>。

⁶⁵ 见 <https://iranhr.net/fa/articles/4865/>(波斯文)。

⁶⁶ 见 IRN 31/2021，不久后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search/TMDocuments>。

⁶⁷ 见 <https://www.hrw.org/news/2021/10/20/iran-account-horrific-abuse-prominent-lawyer>。

⁶⁸ 见 <https://www.en-hrana.org/appellate-court-sentences-reza-eslami-to-five-years-in-prison/>。

需手术和牙科护理。⁶⁹ 2021 年 8 月，Massud Mossaheb 在没有得到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被带到革命法院听取他的上诉判决结果，将他的刑期从 10 年减为 8 年。他的律师没有得到通知。在医生认定他需要住院后，Mossaheb 先生于 11 月 14 日被送往医院，但当天又被送回监狱，没有得到医生要求的治疗。自 2016 年以来被监禁的 Kamran Ghaderi 于 2021 年 11 月获得一周的休假，由于他的 COVID-19 检测呈阳性，休假又延长了一周。2021 年 10 月，他因服刑过半而提出的第三次释放请求被驳回。2021 年 8 月，Nahid Taghavi 和 Mehran Raoof 分别因“参与被禁团体的管理”被判处 10 年监禁。⁷⁰ 2020 年 11 月，Emad Shargi 未经审判被判处 10 年监禁，尽管早前的官方声明已撤销了对他的指控。直到 2021 年 9 月，他才获准与家人或律师见面。Anoosheh Ashoori、Morad Tahbaz、Jamshid Sharmahd 和 Siamak Namazi 等外国国民和双重国籍者仍被关押在不人道的条件下，包括限制与家人联络。Baquer Namazi 仍被禁止旅行，尽管他迫切需要进行生死攸关的手术。2021 年 10 月，Nazanin Zaghari-Ratcliffe 的律师接到电话通知，表示对她第二次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的判决提起的上诉败诉，这意味着她的判决可以随时执行。政府表示，伊朗法律不承认双重国籍；享有另一个国家的国籍，既不会带来特权，也不会因此成为攻击对象。

C. 表达、结社及和平集会自由权

28. 2021 年 11 月，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新闻监督委员会吊销了国营报纸 Kelid 的经营许可证，迫使其停止出版。⁷¹ Kelid 网站也被下线。这项禁令是在 Kelid 发表了一篇标题为“数百万伊朗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文章几天后发布的。

29. 当局继续不适当地限制网上表达自由，包括在抗议或敏感时期，如在科吉卢耶—博韦艾哈迈德省和胡齐斯坦省，实施局部关闭互联网。⁷² 此外，还逮捕了一些在网上行使表达自由的个人。其中包括 2021 年 6 月网络警察逮捕了三人，因为他们在网上发布关于选举候选人的新闻。2021 年 9 月，人权维护者 Payam Shakiba 被判处 13 个月监禁，并被禁止出境和加入政治及社会团体两年。对他的定罪是基于支持政治犯和鼓励通过网上活动抵制选举的指控。特别报告员仍然感到关切的是，国外记者及其在国内的家人，包括英国广播公司波斯语服务的工作人员受到威胁，网上针对女记者的厌女行为有所增加。

30. 特别报告员对当局力图制订旨在限制数字空间的立法表示关切。目前议会正在审议的“保护网络空间用户权利和组织社交媒体法案”规定了日益孤立主义的

⁶⁹ 收到的提交材料；以及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1/07/14-academic-rights-groups-call-for-release-of-iranian-swedish-scholar-ahmadreza-djalali/>。

⁷⁰ 见 <https://www.rferl.org/a/iran-sentences-taghavi-raouf/31393735.html>。

⁷¹ 见 <https://cpj.org/2021/11/iran-shutters-newspaper-that-implied-supreme-leader-was-responsible-for-poverty/>。

⁷² 见 <https://filter.watch/en/2021/07/15/network-monitor-june-2021/>以及 <https://filter.watch/en/2021/07/19/shutdown-monitor-local-internet-disruptions-target-escalating-water-protests-in-khuzestan/>。

基础设施，这实际上将巩固该国的数字墙，加强对信息的控制，并剥夺国际法规定的表达自由权。⁷³

31. 正如本报告其他地方所强调的那样，发生了几次与直接影响到生计的环境政策和气候变化有关的抗议活动。此外，工人、养恤金领取者和农民继续就工资、就业保障和集体组织权进行抗议。

32. 2021 年 6 月至 10 月，伊朗的几个经济部门发生了 350 多起抗议活动。⁷⁴ 最广泛的罢工是石油、天然气和石化行业的工人在 2021 年 6 月中旬至 9 月底之间举行的。⁷⁵ 罢工由临时合同工开始，并蔓延到全国 100 多个石油、天然气和石化场所；工人的要求包括：通过取消石油行业的私人合同加强就业保障，提高工资，改善安全和健康条件。⁷⁶ 据估计，石油行业 75% 的工人是合同工，由私营承包商临时雇用，没有劳动法规定的福利。⁷⁷ 由于使用临时合同和拖欠工资，其他部门工人，包括市政工人、护士和教师，也举行了抗议。⁷⁸

33. 当局继续将捍卫劳工权利定为刑事犯罪。伊朗工人自由联盟董事会成员、被 Saveh 轧制和型材轧机公司开除的工人代表 Shapour Ehsani-Rad 自 2020 年 6 月以来一直在服刑，刑期六年。他仍不被准许休病假。⁷⁹ 2021 年 6 月，上诉法院维持了对劳工权利维护者 Maziar Seyednejad 的三年刑期，因为他支持 Haft Tappeh 公司工人的罢工。⁸⁰ 教师权利倡导者 Esmail Abdi 服刑五年后本应于 2020 年 11 月获释，但当局恢复了对他的 10 年缓刑，他现在仍被监禁。⁸¹ 2021 年 10 月，教育部最终决定解除教师权利倡导者 Mohammad Habibi 的职务，尽管他提出了上诉。⁸² Habibi 先生当了 17 年教师，于 2020 年 11 月出狱。Haft Tappeh 公司的工人 2021 年 7 月开始了新一波抗议活动，要求支付拖欠工资，让被解雇的工人复职，并停止起诉他们的律师。⁸³

⁷³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736>。

⁷⁴ 见 <https://www.hra-news.org/periodical/a-105/>，<https://www.hra-news.org/periodical/a-103/>，<https://www.hra-news.org/periodical/a-102/>以及 <https://www.hra-news.org/periodical/a-101/>(波斯文)。

⁷⁵ 见 <https://www.radiozameh.info/u/wp-content/uploads/2021/11/LaborRightsReport-no18-July-September-2021en.pdf>，第 15 页。

⁷⁶ 见 <https://www.radiozameh.com/673879>(波斯文)。

⁷⁷ 见 <https://merip.org/2021/08/labor-organizing-on-the-rise-among-iranian-oil-workers/>。

⁷⁸ 见 <https://www.radiozameh.info/u/wp-content/uploads/2021/11/LaborRightsReport-no18-July-September-2021en.pdf>，第 11-22 页。

⁷⁹ 见 <https://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31754/>(波斯文)。

⁸⁰ 见 <https://www.en-hrana.org/maziar-seyednejad-still-in-detention-one-month-after-arrest/>。

⁸¹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375>。

⁸² 见 <https://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31995/>(波斯文)。

⁸³ 见 <https://www.radiozameh.com/682348/index.html>(波斯文)。

D. 适当生活水准

34. 官方数据显示，2021 年 8 月至 9 月同比通胀为 45%，与上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上涨 60%。⁸⁴ 根据伊朗统计中心的数据，人口中收入最高的约 20%拥有 47%的财富，而收入最低的 20%仅拥有 0.5%的财富。⁸⁵ 高昂的食品和生活成本，加上低工资，继续将人们推到贫困线以下，并扩大不平等差距。⁸⁶ 据估计，截至 2021 年 8 月，3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一些立法者估计这一数字为 60%。⁸⁷ 至少有 2,500 万人处于绝对贫困之中，无法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如食物、水、住房和教育。一个政府慈善组织估计，2020 年的贫困线是月收入 1,000 万托曼。⁸⁸ 伊朗工人最高会议 2021 年 11 月宣布，三口之家的最低支出篮子已达 1,200 万托曼，⁸⁹ 是最高劳工委员会为当年确定的最低工资的三倍。⁹⁰ 通货膨胀率持续高企，而工人的最低工资没有相应增加。由于经济衰退和预算赤字，政府雇员和参与国家养恤金和社会保障基金的退休人员的工资被拖欠。⁹¹ 该国政府强调，美利坚合众国实施的制裁对享受人权造成负面影响。

35. 环境和土地相关问题对适当生活水准权构成威胁，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除了胡齐斯坦和伊斯法罕的供水危机外，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也严重缺水，居民被迫从附近的河流取水，溺水风险很高。全国 8,300 万人口中约有 2,800 万人生活在缺水地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和南部地区。⁹² 获得清洁饮用水本身就是一项权利，与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健康的权利密不可分，因此受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一和第十二条的保护。

36. 破坏财产的行为仍在继续，违反了联合国关于在疫情期间停止强拆的建议。其中 2021 年 9 月和 10 月包括住房和城市发展基金会与军队拆除了 Zahedan 和 Chabahar 两地主要由阿拉伯少数民族居住的住宅，但没有提供赔偿或庇护所。当局还继续没收巴哈伊教徒拥有的财产，有违国际法，包括司法机构 2021 年 8 月任意通知根据《宪法》第 49 条没收塞姆南省的六处房产。

E. 应对 COVID-19 的措施与健康权

3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面临第五波 COVID-19 疫情，与前几波相比，感染和死亡人数激增。根据卫生部提供并在世界卫生组织仪表板上公布的数据，8 月 5 日至

⁸⁴ 见 <https://www.amar.org.ir/news/ID/15837/>(波斯文)。

⁸⁵ 见 <https://www.amar.org.ir/Portals/0/News/1400/zaribjini99.pdf>(波斯文)。

⁸⁶ 见 <https://www.radiozamanah.info/u/wp-content/uploads/2021/11/LaborRightsReport-no18-July-September-2021en.pdf>，第 5 页。

⁸⁷ 见 <https://khabaronline.ir/news/1502880>(波斯文)。

⁸⁸ 见 <https://www.radiozamanah.com/681664> 以及 <https://www.asriran.com/fa/news/798246/>(波斯文)。

⁸⁹ 见 <https://www.ghatreh.com/news/nn61370368/>(波斯文)。

⁹⁰ 见 <https://www.eghtesadnews.com/fa/tiny/news-399376> 以及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1/03/irans-new-minimum-wage-falls-below-poverty-line/>(波斯文)。

⁹¹ 见 <https://www.radiozamanah.info/u/wp-content/uploads/2021/11/LaborRightsReport-no18-July-September-2021en.pdf>，第 9 页。

⁹² 见 <https://financialtribune.com/articles/environment/99018/28m-people-in-water-stressed-regions>。

9月17日，每天死亡人数仍为400至600人左右，⁹³ 2021年8月24日24小时内死亡人数超过709人，是自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数字。⁹⁴ 卫生专业人员估计每天的死亡人数更高。2021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对该国COVID-19疫情和疫苗接种率低以及对人民生活 and 生计的影响表示关切。⁹⁵ 其他报告表明，医院医疗用品严重短缺；令人关切的是，制裁对获得医疗设备和产品造成了更多的限制。病房和走廊里挤满了等待接受治疗的COVID-19病人。⁹⁶ 据卫生专家说，疫苗供应有限和疫苗接种运动缓慢是造成卫生危机的重要原因。政府2021年2月18日启动了COVID-19疫苗接种运动。截至6月1日，在8,300万人口中，仅536,326人接种了两剂COVID-19疫苗。⁹⁷

38. 在遭到广泛批评和国内生产商未能交付承诺数量的疫苗剂量⁹⁸ 之后，最初的疫苗进口政策禁令被撤销。8月10日，最高领袖宣布，应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获得疫苗，包括进口疫苗。⁹⁹ 8月23日至9月23日期间进口了3,000多万剂。¹⁰⁰ 9月和10月，COVID-19疫苗接种的速度明显加快。在疫苗运动加速之后，截至2021年11月29日，已有5,700多万人接种了两剂疫苗。¹⁰¹

39. 特别报告员回顾，健康权的组成部分意味着，人人有权获得安全、有效和基于最佳科学发展的COVID-19疫苗。¹⁰²

F. 妇女和女童的处境

40. 2021年11月，监护委员会批准了《青年和家庭保护法》。特别报告员以前曾对该法在妇女和女童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方面的破坏性后果表示严重关切。¹⁰³ 该法旨在通过严格限制和禁止堕胎、自愿绝育和获得现代避孕商品、服务和信息，促进人口增长。虽然《刑法》已经将堕胎定为刑事犯罪，但新法律废除了2005年关于治疗性堕胎的法律。第61条措辞模糊，允许以“地球上的腐败”的罪名对任何实施大规模堕胎的人判处死刑。¹⁰⁴

⁹³ 见 <https://covid19.who.int/region/emro/country/ir>。

⁹⁴ 见 <http://www.irna.ir/news/84447592/>(波斯文)。

⁹⁵ 见 <http://www.emro.who.int/iran/news/statement-on-covid-19-vaccination-in-islamic-republic-of-iran-by-who-representative-dr-jaffar-hussain.html>。

⁹⁶ 见 <https://observers.france24.com/en/middle-east/20210715-iran-s-failed-covid-19-vaccination-campaign-due-to-political-power-struggle> 以及 <https://www.nytimes.com/2021/08/13/world/middleeast/iran-virus-delta-variant.html>。

⁹⁷ 见 <https://www.tasnimnews.com/fa/news/1400/03/11/2513701/>(波斯文)。

⁹⁸ 见 <https://www.hrw.org/news/2021/08/19/iran-government-mismanagement-compounds-covid-19-crisis>。

⁹⁹ 见 <http://www.irna.ir/news/84434077/>(波斯文)。

¹⁰⁰ 见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9/22/iran-eyes-normalisation-as-covid-vaccination-drive-accelerates>。

¹⁰¹ 见 <http://www.imna.ir/news/538672/>(波斯文)。

¹⁰² E/C.12/2020/2，第2段。

¹⁰³ A/76/160，第30段。

¹⁰⁴ 见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7817&LangID=E>。

41. 2021 年的法律还提供了增加早婚行为的直接和间接激励措施，没有规定年龄限制。¹⁰⁵ 女童的法定结婚年龄仍然是 13 岁，更幼小的女童经父亲同意和主管法院许可也可以签订婚约，有违国际法。¹⁰⁶ 根据官方数据，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3 月，10 至 14 岁的女童登记了 31,000 多起婚姻，比前一年增加了 10.5%。¹⁰⁷ 同一时期，15 至 19 岁女童的结婚率上升了 6%，15 至 19 岁母亲登记了逾 66,000 例新生儿。特别报告员此前曾警告说，银行提供不受年龄限制的“婚姻贷款”，增加了童婚现象，¹⁰⁸ 一位副部长 2021 年 7 月重申了这一关切。¹⁰⁹ 贫困加剧迫使边缘化地区的家庭寻求新的收入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现象尤其令人关切。

42. 特别报告员遗憾地注意到，在通过“维护妇女尊严和保护妇女免遭暴力法案”方面没有任何进展。¹¹⁰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名誉”杀人的报告，¹¹¹ 由于法律规定对某些情况免除刑事责任或家人不愿起诉家庭成员，犯罪者被免责，或减轻处罚。

G. 少数群体的状况

43.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针对属于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的个人的权利的报告。正如本报告其他地方所强调的，少数群体不成比例地受到判处死刑和任意剥夺生命的影响，在法律和政策承认权利方面也处于不利地位。

44. 有限的经济机会迫使许多人，包括作为户主的单身妇女，为了生存而成为边境送货人。特别报告员回顾伊朗政府对他最近提交大会的报告所作的评论，其中涉及旨在改善边境省份经济状况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创造就业机会。虽然这些措施值得欢迎，但它们不能取代调查杀害边境送货人事件的义务，也不能取代确保问责的义务。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1995 年《武装部队在必要情况下使用火器法》在法律上确立了有罪不罚，其中第 3 条第 9 款允许执法人员使用火器，以阻止试图通过非法过境点出入境和不听边防警卫警告者。特别报告员重申，需要加强边防人员和安全人员使用武力的监管框架，并确保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培训。

45. 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宗教少数群体继续受到镇压，包括以国家安全为由强行关闭礼拜场所。2021 年 6 月，Ramin 村 10 多名俾路支少数民族的村民在参加集会阻止破坏为逊尼派穆斯林保留的祈祷区后被传唤出庭。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1 日，至少有 53 名基督徒因信奉宗教而被捕。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巴哈伊教徒及其财产继续成为攻击目标，社交媒体上对他们的一些代表的抹

¹⁰⁵ 例如第 10-11 条、第 13 条和第 68-69 条。

¹⁰⁶ 《民法》，第 1041 条。

¹⁰⁷ 见 <https://www.rferl.org/a/iran-child-marriages/31420642.html>。

¹⁰⁸ A/HRC/46/50，第 43 段。

¹⁰⁹ 见 <https://www.hamshahrionline.ir/x7d7h>(波斯文)。

¹¹⁰ 见 IRN 25/2020，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651>。

¹¹¹ 见 <https://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32109/> 以及 <https://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31574/>(波斯文)。

黑运动愈演愈烈。2021 年 10 月，4 名巴哈伊教徒因寻求接受高等教育而被判处 5 年监禁。¹¹² 政府表示，少数群体受到尊重，基督教、犹太教和拜火教教徒可以根据《宪法》第 13 条自由举行宗教仪式。

46. 2021 年 1 月至 10 月，近 500 名库尔德人被逮捕或拘留，其中包括教师、边境送货人、艺术家、人权和环境权利维护者、记者、艺术家和律师。其中至少有 140 人被控犯有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罪行。6 月，库尔德作家兼人权维护者 Aram Fathi 和人权维护者 Soraya Haghdoust 在 Marivan 各自的家中被捕。¹¹³ Fathi 先生被转移到警察局，据称遭到电击，并被威胁说将杀掉他。6 月 28 日，两人均获得保释。

47. 限制以母语接受教育的权利仍然是少数群体关注的问题之一。阿塞拜疆—土耳其少数民族权利维护者 Abbas Lisani 和 Alireza Farshi 仍被拘留。¹¹⁴ 11 月，另一名阿塞拜疆—土耳其活动人士 Parviz Siabi 被革命法院判处 16 年监禁(其中最高 10 年可强制执行)。Siabi 先生于 2021 年 7 月在大不里士的抗议活动中被捕。¹¹⁵ 政府指出，上诉法院正在审议对他的判决。在 2020 年 10 月阿达比尔抗议期间被捕的 12 名阿塞拜疆—土耳其活动分子于 2021 年 10 月全部被判处 14 个月监禁和 74 下鞭刑。政府指出，《宪法》第 15 条允许在学校教授地方和民族语言，一些大学在教学中使用地方语言。

三. 对侵犯人权行为的问责

48. 体制性的有罪不罚和缺乏对侵犯人权行为的问责制度渗透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中。缺乏问责是源于国家机构内的各种缺陷，包括否定法治和三权分立原则。¹¹⁶ 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追究责任是各国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一项核心义务。¹¹⁷ 确保可行的问责制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建立适当的法律和政治治理结构。¹¹⁸ 在体制一级，必须巩固法治和三权分立原则，包括司法独立、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参与决策。此外，必须采取步骤确保少数群体和妇女的权利，建立监督和透明度制度，并向安全和执法部队提供使用致命性较低的武器的能力和培训。

¹¹² 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1/10/four-bahais-sentenced-to-five-years-in-prison-for-trying-to-access-higher-education/>。

¹¹³ 见 <https://www.iranhr.net/en/articles/4782/>。

¹¹⁴ A/76/160，第 34 段。

¹¹⁵ 见 <https://www.en-hrana.org/azerbaijani-turk-activist-parviz-siabi-sentence-to-16-years-imprisonment/>。

¹¹⁶ 在联合国系统内，见秘书长在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提出的“法治”的定义(S/2004/616，第 6 段)。另见大会第 57/221 号决议。

¹¹⁷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第 15 和第 18 段。

¹¹⁸ 同上。

问责的结构性障碍

49.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问责的根本性挑战在于体制、法律和政治机构，其本身不符合该国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¹¹⁹ 权力的行使，即治理的基础，包括掌权者与受其管辖者之间的关系，是以 1979 年《宪法》为基础的，该《宪法》牢牢确立了伊斯兰政治意识形态，既作为治理的基础，也作为其目标。¹²⁰ 被称为教法学家监护(velayat-e faqih)的政府形式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集于最高领袖一人，但最高领袖不是民选职位。¹²¹ 专家大会是一个由 88 名成员组成的神职机构，有权任命、监督和罢免最高领袖，¹²² 但在实践中从未质疑过最高领袖。因此，正如《宪法》所阐述的那样，在这一治理制度中没有真正的三权分立。《宪法》进一步确立了一套治理机构，这些机构要么无需经过民选，例如监护委员会和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要么需要经过选举，但针对候选人的标准非常严格，候选人须经监护委员会审查，例如议会、专家大会和总统。该国的意识形态是任何形式政治参与的先决条件，¹²³ 是国家及其各机构政策的基础，¹²⁴ 并进一步用于解释个人权利。显然，这种治理制度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维护治理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优先于保护和尊重个人权利。在这种结构中，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让人民能够自由参与决策机制，包括立法进程，或追究决策者的责任。该国政府强调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其政府形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结构是一种宗教民主。它还指出，司法机关完全独立，法律和执法实体的实践中都规定了问责和打击有罪不罚。

50. 虽然建立了监督制度，例如监狱或卫生系统的监督制度，但这些机构没有履行其职责的工具，也没有确保独立监督的权力。立法和行政层面缺乏确保问责的条件，司法机构是一个压迫性的机构，而不是个人可以求助的独立机构。此外，平行机构也逐渐在治理中获得核心作用，如伊斯兰革命卫队，卫队只对最高领袖负责。

51. 这种治理制度不符合法治原则以及规定了国家能做什么和如何做的标准的国际人权法。要确保法治，就必须创建一套严格遵守并能够保障正当程序的机构和程序，包括独立的司法机关。¹²⁵

司法机关缺乏独立性

52. 司法机关不独立，且被政治化，是造成无法问责的一个主要因素。根据《宪法》第 156 条，“司法机关是独立的权力，是个人和社会权利的保护者，负责实现正义”。然而，《宪法》无法确保这种独立性，规定所有国家权力必须在最高

¹¹⁹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等文书的缔约国。

¹²⁰ 第 2 和第 3 条。

¹²¹ 《宪法》，序言和第八章。

¹²² 同上，第 107 条。

¹²³ 同上，第 2-3 条、第 26、第 91、第 112 和第 115 条。另见 2016 年《政治团体和政党运作法》。

¹²⁴ 《宪法》，第 3 条。

¹²⁵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4 条；以及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13 号一般性意见(1984 年)。另见 A/65/274。

领袖的监督下运作，因此否定了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宪法》第 61 条限制了司法机关的权力，规定司法机关必须按照伊斯兰标准行事。

53. 有关任命司法机关负责人和法官的规定进一步损害了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原则。司法机关负责人由最高领袖直接任命，任期五年。¹²⁶ 最高法院院长和所有法官由司法机关负责人直接或间接选择。¹²⁷

54. 此外，担任法官的标准也被政治化，如“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和实际承诺”、“对《宪法》和 *velayat-e faqih* 原则的实际承诺”以及“不隶属或同情任何非法团体、政党和组织”。¹²⁸ 立法排除女法官，¹²⁹ 任命法官的审查程序确保法官的政治和宗教信仰与国家意识形态完全一致。¹³⁰ 对官方国家意识形态提出质疑的法官有可能受到惩罚，包括根据模糊和武断的标准被解职，并永久禁止担任司法职位。根据宗教和道德标准选拔人才的法律允许最高甄选委员会和情报部调查个人的信仰、以往的政治观点和隶属关系以及对上述观点和隶属关系的任何忏悔 (*towbeh*)。这种程序违反国际标准，允许仅仅因为申请人的信仰不符合国家认可的政治和宗教意识形态便将其排除在外。

55. 特别报告员仍对革命法院在刑事司法系统中的作用感到关切。这些法院是在 1979 年革命后根据最高领袖的命令设立的，开展即决和任意审判，以消灭反对革命的政治人士。尽管缺乏宪法依据，但革命法院继续闭门运作，对政治活动人士、记者、律师和人权维护者判刑，此类案件中的定罪受到情报机构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1980 年的一项修正案(第 303 条)规定了革命法院的最初目的，即对毒品犯罪和其他犯罪，包括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犯罪行使管辖权。这些法院自成立以来一直侵犯基本人权，包括《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所载的正当程序权和公平审判权。

56. 革命法院负责下达绝大多数死刑判决，包括数千起即决处决和任意处决。¹³¹ 2010-2020 年期间，现有统计数据表明，在 6,033 起处决中，有 3,619 起 (60%) 是根据革命法院下达的判决进行的。¹³²

57. 特别报告员屡次强调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确保公平审判权方面的缺陷。¹³³ 结构性缺陷妨碍受害者在现有法律和司法框架内追究责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法律职业不断削弱的独立性和对人权律师的骚扰也有损追究责任的努力。如前几次报告所述，人权律师遭到恐吓，并以国家安全罪名被起诉。¹³⁴ 许

¹²⁶ 《宪法》，第 110 和第 157 条。

¹²⁷ 同上，第 158 条。

¹²⁸ 见 https://www.amnestyusa.org/files/flawed_reforms_-_irans_new_code_of_criminal_procedure.pdf。

¹²⁹ 1982 年关于选拔法官的条件法律。另见 https://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CPR/Shared%20Documents/IRN/INT_CCPR_NGO_IRN_42317_E.pdf，第 20 页。

¹³⁰ 见 https://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cescr/docs/ngos/AI_CESCRWG49_Iran.pdf，第 4-5 页。

¹³¹ 见 <https://www.ecpm.org/wp-content/uploads/Rapport-iran-2021-gb-290321-HD.pdf>。

¹³² 见 <https://iranhr.net/media/files/Rapport-iran-2021-gb-290321-BD.pdf>，第 68 页。

¹³³ A/76/160，第 65-67 段；以及 A/HRC/43/61，第 46-48 段。

¹³⁴ A/76/160，第 16 段；A/74/188，第 15-18 段；以及 A/HRC/46/50，第 9-11 段。

多人因其专业职责而被判长期监禁。¹³⁵ 特别报告员以前曾向政府提出他对一系列破坏律师协会独立性的立法努力的关切。¹³⁶ 2021 年 6 月，司法机关通过了法律实施细则，引入了对律师提起纪律程序和吊销律师执照的新渠道，可用于任意罢免律师。¹³⁷

58. 在上述治理制度中，对侵犯人权行为问责充其量也就是任意的，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不可能的。这种治理制度，以及缺乏问责，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民继续生活在没有最起码的保障机制，保护其免受国家权力，包括安全部队和情报部门的影响的原因之一。

未能确保问责的典型例子

59. 特别报告员、其他人权机制和民间社会多年来记录了严重侵犯人权的实例。其中包括安全、执法和其他公职人员在 2009 年、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的全国性抗议活动中对和平抗议者大规模使用致命武力，伤亡人数高得惊人，并导致逮捕、强迫失踪、拘留、起诉和处决。¹³⁸ 其他例子包括 1982 年和 1988 年对包括儿童在内的真实的或想象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大规模强迫失踪和即决处决，迄今尚未对这些案件进行任何调查或问责，但销毁这些罪行证据的工作却仍在进行，官方国策似乎是将这些事件从记忆中抹去。¹³⁹ 对于 1988-1998 年期间暗杀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行为，即所谓的“连环谋杀”，¹⁴⁰ 以及境外杀害活动分子的行为，¹⁴¹ 仍然没有追究责任。其他实例包括乌克兰航空公司 PS752 航班被击落，以及系统性地对边境送货人使用致命武力。

60. 此外，如本报告其他地方所记录的那样，由于监狱官员或其他公职人员的暴力而在国家拘留期间死亡，以及由于拒绝提供医疗服务而在国家拘留期间死亡的情况仍持续发生，但没有开展调查或问责。民间社会组织估计，2010 年 1 月至 2021 年 9 月期间，有 70 多名男女在国家拘留期间的各个阶段死亡，有人在初步调查时期即死亡，有人在警署调查部门(Agahi)、情报部、普通城市警察、边境或移民卫队、网络警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管理的拘留设施中死亡，据报死因包括

¹³⁵ 见 IRN 16/2021 号来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471>；IRN 21/2016 号来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3251>；以及 IRN 12/2012 号来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375>。

¹³⁶ 见 IRN 26/2021 号来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681>。

¹³⁷ 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1/07/iranian-judiciary-assumes-sweeping-new-powers-over-lawyers/>。

¹³⁸ 见 A/76/160、A/75/213、A/74/188、A/HRC/46/50、A/HRC/43/61 和 A/HRC/40/67。

¹³⁹ 见 IRN 15/2021 号来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439>。

¹⁴⁰ 见 <https://www.rferl.org/a/two-decades-later-still-no-justice-for-iran-chain-murders-of-intellectuals/30997536.html> and <https://www.iranhumanrights.org/tag/chain-murders/>。

¹⁴¹ 见 <https://www.iranrights.org/newsletter/issue/120>。

酷刑，使用武力、火器和催泪瓦斯。¹⁴² 没有对任何一起死亡事件进行独立调查或问责。相反，当局将拘留中的死亡归因于用药过量、疾病或自杀，而没有进行独立调查。家人和律师经常受到骚扰和恐吓，特别是当他们公开质疑官方对死亡的解释或采取法律行动时。政府经常指出，酷刑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宪法》和《刑法》禁止使用酷刑和采信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词。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当局否认这一问题，这本身就构成问责的障碍。¹⁴³

61. 上述不对直接侵犯生命权的行为问责的实例绝非详尽无遗。问责问题还延伸到其他领域，包括对政府政策的问责，如卫生或环境领域的问责。

2019 年 11 月的抗议活动

62. 自 2019 年 11 月遭到残酷镇压的全国性抗议活动以来，两年多过去了，但当局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确保追究对抗议者使用武力以及随后对他们及其寻求正义的家人采取行动的责任。特别报告员以前曾报告说，国家安全部队，包括警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其下的巴斯基民兵，在这些抗议活动中前所未有地过度使用致命武力。据已证实的报告，2019 年 11 月 15 日至 19 日，全国 37 个城市至少有 324 人死亡，其中包括 22 名儿童和 10 名妇女，不过死亡人数数据信要高得多。¹⁴⁴ 除了国家安全部队公然非法使用致命武力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外，没有进行任何调查，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也没有随后对规范管控集会时如何使用武力的立法框架和政策进行修订。与其他抗议活动一样，2019 年 11 月抗议活动的伤亡数字尚未正式公布。

政府对 COVID-19 疫情管理不善

63. 在 COVID-19 疫情背景下，没有对政府应对疫情措施造成的过多死亡进行任何调查，这是缺乏问责的另一个例子。2021 年 1 月，最高领袖禁止进口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或美国生产的疫苗，这一决定受到卫生专家和人权组织的批评。¹⁴⁵ 有人批评政府推迟进口现有疫苗，同时优先开发国产疫苗，据报告政府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¹⁴⁶ 有人表示关切的是，仰赖生产当地疫苗而不是紧急进口现有疫苗的政策是出于国有企业的财政私利，而不是以公共卫生关切为重。¹⁴⁷ 包括德黑兰 COVID-19 特别工作组负责人在内的卫生官员表示赞同这一

¹⁴² 见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1/09/iran-a-decade-of-deaths-in-custody-unpunished-amid-systemic-impunity-for-torture/>。

¹⁴³ A/76/168，第 50 段。

¹⁴⁴ 见 <https://www.amnesty.org/en/wp-content/uploads/2021/11/MDE1323082020ENGLISH.pdf>。

¹⁴⁵ 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1/01/iranian-rights-groups-call-on-khamenei-to-allow-purchase-of-u-s-and-uk-covid-19-vaccines/>。

¹⁴⁶ 见 <https://www.hrw.org/news/2021/08/19/iran-government-mismanagement-compounds-covid-19-crisis>。

¹⁴⁷ 见 <https://www.dw.com/en/irans-patriotic-vaccination-policy-is-making-some-people-rich/a-59342029>；<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1/08/iran-should-lift-deadly-ban-on-foreign-covid-vaccines/>；以及 <https://www.radiozameh.com/691022/>(波斯文)。

批评意见。¹⁴⁸ 特别报告员以前曾对 COVID-19 疫苗接种政策政治化和禁止进口某些 COVID-19 疫苗对健康权的影响表示严重关切。¹⁴⁹

有罪不罚和报复文化

64. 治理制度和相应的问责制度的缺乏造成了一种有罪不罚的文化，使暴力循环永久化，因为侵犯人权行为对国家或犯罪者个人没有任何后果。对于那些呼吁问责、正义和真相的人，无论是受害者本人、亲属、人权维护者、律师还是组织，国家政策似乎都是对其进行恐吓、起诉或使其噤声。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包括：Maryam Monfared 为其 1988 年被强迫失踪和处决的亲属寻求真相和正义而被监禁；¹⁵⁰ 威胁和骚扰寻求对乌克兰航空公司 PS752 航班坠毁后失去亲人进行问责的个人；¹⁵¹ 以及攻击和逮捕寻求对其在抗议中或在监狱中被杀害的子女问责的家属，例如逮捕和监禁在 2019 年 11 月抗议中被杀害的一名抗议者的父亲 Manouchehr Bakhtiari。¹⁵² 在 COVID-19 背景下，当局不接受对国家政策造成的过多伤亡的批评，也没有道歉，而是对人权维护者进行镇压、恐吓和骚扰。这包括 2021 年 8 月以国家安全罪逮捕、指控和拘留人权律师 Arash Kaykhosravi 和 Mostafa Nili 以及人权维护者 Mehdi Mahmoudian，仅仅因为他们计划对当局 COVID-19 疫情管理不善提起诉讼。¹⁵³

民间社会的问责举措

65. 虽然联合国机构、人权机制和民间社会一直呼吁问责，但鉴于缺乏正式的问责制度，民间社会行为体多年来别无选择，只能自行采取行动，强调缺乏问责，并使侵权行为得到承认。这些举措包括旨在调查 1980 年代处决政治犯的“伊朗人民法庭”¹⁵⁴、为遭政府人员杀害的儿女伸张正义的“哀悼的母亲”¹⁵⁵、乌克兰航空公司 PS752 航班受害者家属协会¹⁵⁶ 以及为调查 2019 年 11 月国家安全部队杀害抗议者而设立“伊朗暴行法庭”（又称阿班法庭）。¹⁵⁷

66.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持续和系统性地不受惩罚，是造成侵权行为一再发生和长期持续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本报告所述，对挑战或被认为挑战治理制度的个人来说，权利的牺牲特别大。这些人往往被描述为对国家安全

¹⁴⁸ 见 <https://www.khabaronline.ir/news/1544278/> (波斯文)。

¹⁴⁹ 见 IRN 25/2021 号来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639>。

¹⁵⁰ 见 IRN 14/2021 号来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438>。

¹⁵¹ 见 <https://www.hrw.org/news/2021/05/27/iran-ukraine-airline-victims-families-harassed-abused>。

¹⁵² 见 <https://www.en-hrana.org/manouchehr-bakhtiari-sentenced-to-imprisonment-and-exile/>。

¹⁵³ 见 IRN 27/2021 号来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682>。

¹⁵⁴ 见 <https://irantribunal.com/sessions/court/>。

¹⁵⁵ 见 <https://www.rferl.org/a/grieving-in-iran-mothers-brought-together-by-tragic-deaths-state-pressure/30332687.html>。

¹⁵⁶ 见 <https://www.ps752justice.com/about/>。

¹⁵⁷ 见 <https://abantribunal.com/>。

的威胁、恐怖分子、间谍或参与有组织犯罪。¹⁵⁸ 特别报告员强调，这种情况，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不能成为继续采取镇压性做法或通过镇压性立法的理由，因为此类做法和立法助长侵犯人权行为。他指出，坚持以法治和基于国际人权法的立足权利的框架作为治理的基础，不是一种政治偏见，也不会支持恐怖主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能声称，该国可免于遵守基本人权义务。

四. 建议

A. 对侵犯人权行为的问责

67. 特别报告员建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a) 开展根本性改革，以建立符合国际法的问责制，包括进行宪法、立法和行政改革，以确保三权分立、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参与治理和决策；

(b) 开展旨在确保司法机关完全独立的改革，包括解散革命法院，并开展旨在确保任命司法人员透明度的改革，应任人唯贤，不得附加任何歧视性条件；

(c) 根据国际标准，对安全部队在 2019 年 11 月抗议期间使用武力问题进行独立、公正和透明的调查，并对所有在上述抗议以及其他抗议(包括 2021 年胡齐斯坦和伊斯法罕的抗议)期间侵犯人权者问责；

(d) 对 COVID-19 疫情处理情况进行全国调查和公众调查；

(e) 确保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律师协会的独立性。

B. 死刑

68. 特别报告员呼吁当局立即通过立法，废除对所有罪行的死刑。在废除死刑之前，他建议当局：

(a) 立即暂停执行死刑，并对所有死刑判决减刑；

(b) 紧急修订立法，禁止处决犯罪时未满 18 岁者，并紧急修订法律，对死囚中的儿童犯的所有死刑判决减刑；

(c) 对不构成国际人权法所规定的最严重罪行的犯罪废除死刑；

(d) 公布每年执行的死刑的数量的分类数据。

C. 其他人权问题

69. 特别报告员建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¹⁵⁸ 该国政府对 IRN 22/2021 号来文的答复，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File?gId=36628>；对 IRN 18/2021 号来文的答复，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File?gId=36418>；对 IRN 16/2021 号来文的答复，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File?gId=36497>；对 IRN 10/2021 号来文的答复，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File?gId=36383>。

(a) 确保保护囚犯和被拘留者免遭一切形式的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确保法院绝不采信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词作为证据；创建符合国际标准的机制，用以调查有关酷刑和拘留期间死亡事件的指控；并批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b) 确保所有被控犯有刑事罪的个人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包括在司法程序的所有阶段均可聘请自行选择的律师；

(c) 确保人权维护者，包括妇女人权维护者、律师、记者和双重国籍者及外国国民及其家人不受威胁，不会遭受恐吓、骚扰、任意逮捕、剥夺自由或生命或其他任意制裁；释放所有因工作而被拘留的人；并在 COVID-19 背景下延长临时释放囚犯的政策；

(d) 释放所有因行使意见、表达、结社及和平集会自由权而被捕的人，并迅速向家属通报被拘留者的下落和情况；

(e) 在法律和实践中确保意见和表达自由权、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确保对这些权利的任何限制均符合国际法；并撤回“保护网络空间用户权利和组织社交媒体法案”；

(f) 废除《青年和家庭保护法》及其他侵犯妇女和女童权利的法律；采取措施，根据国际法促进妇女平等参与公共生活；并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g) 修订法律，消除童婚，并开展关于早婚对女童健康权、受教育权和发展权的有害影响的全面宣传教育方案；

(h) 废除所有对“名誉杀人”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免除责任的法律；通过“维护妇女尊严和保护妇女免遭暴力法案”，并通过有效政策终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i) 批准和落实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基本公约，并承认独立工会；

(j) 采取具体行动，减轻现有的经济不平等，确保适当生活水准，包括不受歧视地获得基本服务；

(k)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减轻制裁的影响；

(l) 对所有监狱进行大量投资，以减轻过度拥挤状况，改善卫生条件，并确保囚犯能迅速获得医治；

(m) 继续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合作，包括允许特别报告员访问该国。

70. 特别报告员促请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施制裁的国家确保人道主义豁免等措施具有广泛和实际的效果，并得到迅速和有效的实施，以尽量减少制裁对人权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在 COVID-19 疫情期间。

71. 特别报告员促请国际社会呼吁对长期以来一直有罪不罚的标志性事件问责，包括对 1988 年的强迫失踪、即决处决和任意处决以及 2019 年 11 月的抗议活动问责。

